

## 鴿子的哀鳴

山明水秀，風和日麗，一個和平的世界。但在花繁葉茂的樹叢後，卻隱藏着殺機，鷹梟在注視着弱小的飛禽，作他們滿意的午餐。

這不是理想的伊甸，是現實的生活。那嬌靨笑迎的喇合，實在就是凶殘可怖的拉哈伯。(二者同為 *Rahab*)

有人說：要努力經營，改變一個人是改變世界。但現在心裏充滿的，是逃避，儘早逃避。

我說：“但願我有翅膀像鴿子，  
我就飛去，得享安息。  
我必遠游，宿在曠野。  
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脫離狂風暴雨。”  
詩篇第五十五篇 6 至 8 節

外面看來天朗氣清，卻醞釀着狂風暴雨！耶路撒冷“平安的城”，哪曾有過平安？有些人就是不願意平安，專把內爭當作運動，以和為平，平就是平淡；他們要作英雄，需要興風作浪，打倒別人。

在自己的家鄉，被當“外人”看待，可真難堪。

有人為了追逐牧草和水源，或是戰爭失敗被擄的人，沒有選擇的自由，不得已住在異族的地區，飽受排擠和爭攘的痛苦。那經歷，可真不是滋味：“我寄居在米設，住在基達帳棚之中，有禍了！我與恨惡和睦的人許久同住，我願和睦；但我發言，他們就要爭戰。”(詩一二 0:5-7)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，沒有話說，使他想家，回家！

可知道，有時同信仰的宗教人，更是難以相處，他們會在背後捅刀子，更是叫人防不勝防。

詩人就遇到過如此情境。他說的絕非陌生人，更看不出有任何敵意；平時稱兄道弟，表現出很有感情——“與我平等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知己的朋友”；彼此話語投機，有時竟夕促膝長談，有共同興趣；更難得的是，“彼此談論，以為甘甜”；又有屬靈的追求：“我們與群眾在神的殿中同行”。真是志同道合，晴天的朋友！如果從歲首，到年終，都是春天，該有多麼好。可是，並沒有那樣完美

的世界；有一天，發生利害衝突，在笑容的背後，顯露拔出來的刀。因此——“不料，是你！”（五五：13, 14, 21）

忠心誠實的大衛，卻因英勇，愛同胞，成為他的罪，被追逐到無地容身；連為他說正直話的祭司，也全家被屠戮（撒上一二：14-20）。在急難中，曾得大衛救助的基伊拉人，只認識勢力和現實利益，卻以怨報德，要把他出賣給掃羅（二三：1-12）。比鄰而居的西弗人，給當權派服務，作告密者，提供他行動的情報（二三：19-14 二七：1）。弄得耶和華的受膏者大衛，和他的那小組，同族人以他們非正統，看他們有需要，竟然揞着手，不肯予以援助；以致他身在本國，卻似是遍地荊棘！

相比之下，倒是外邦人，對他還坦誠仁厚些——那時，雖然還沒有收容政治難民的國際規例，摩押王曾在大衛窘急的時候，慷慨收留過他的眷屬（二二：3, 4）。

是黎明前的黑暗。

為了一勞永逸，免除迫害的麻煩，大衛下到了非利士人的地界。曾為敵人的迦特城邦王亞吉，心胸卻夠寬大，接納大衛和跟隨者；起初，好像是得解除他們的武裝，他流着淚，寫下了當時的悲愴情境，似乎是婉稱為“拿住大衛”（見詩五六：詩題）；經過徹底觀察，及至見他無意加害，誠實可託，亞吉想立他為“護衛長”（撒上一二：4）；大衛早就打算，請求免太接近，得畫邑封賜（二七：1-6）。外邦人的王，當面給大衛最後考核的總評語：

“我指着永生的耶和華起誓，你是正直人。你隨我在軍中出入，我看你甚好。自從你投奔我到如今，我未曾見你有甚麼過失；只是眾首領不喜悅你。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。... 我知道，你在我眼前是好人，如同神的使者一般。...”（撒上一二：6-9）

生活的見證，表現，一年半的考績，得最佳 A+，是多麼不容易！當然不能容他再繼續服務，否則聽王的語氣，可能會被感化改宗教信仰。

不過，大衛的頭上，受過耶和華的膏油；身體裏面，流着以色列的血液，他總不能離棄神的基業。

單純的鴿子，也許是愚昧的斑鳩，心靈受刺傷，比甚麼傷都深，比任何的損失更痛——是同伴加的傷痕！

可是，有難以明白的原因，鴿子的雙足像是縛住了，他的翅膀，竟然不能展開高飛遠揚。

他讓眼淚向內裏流，孤獨的輕啄着傷處，修刷着殘破的羽毛，還是投向神的帳幕：“至於我，我要求告神—耶和華必應允我。”（詩五五：16）

作者：于中旻  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  
[aboutbible.net](http://aboutbible.net)